

临县李家山村

□ 闫吉平



前段时间,我约朋友一行四人去了临县李家山一游,那里胜景繁多,让人记忆深刻。

李家山村位于临县碛口镇黄河岸边向南五公里,隐于大山深处,空灵幽雅。著名画家吴冠中1989年10月到李家山采风时说:“从外部看像一座荒凉的汉墓,一进去是很古老讲究的窑洞,古村相对封闭,像与世隔绝的桃花源,山体与建筑结合之完美,人居环境自然之美,窑洞层层叠置错落之美,尽在这里得到了完美体现。是各大美术学院师生,美术、摄影爱好者采风创作的好地方。”

据《李氏宗谱簿》载:“始祖李端,明成化年间(1465—1487),由临县下西坡村迁往临县招贤都三甲李家山村。”

李氏家族经世代繁衍,到清中叶已成大户。时值碛口商埠繁荣,李家也插足于商业。据(宗谱)与口碑资料佐证,时李家山有东西两大财主,东财主李登祥,人称祥财主,在碛口开的“德合店”“万盛永”;西财主李德峰,在碛口开的“三和厚”。此两家财路亨通、日进斗银,在碛口可以与西湾村陈氏比

富。

有了钱,就逐渐开始大动土木。他们请来风水先生观看,见李家山村有两条向南流的小沟,在村南汇合,注入黄河,两沟之间的山峁,形似凤凰头,左右两山则是凤翼了。这个四面环山的地形,风水先生连连说好:“此屯系艮龙庚向,东山月出中格穴也,毋透迤者恐丑寅气入也,富而且贵龙之应……”(载宗谱)

东财主家在凤身上修建,西财主家在凤的右翼上修建,凤的左翼依然是旧村。东西财主好像在暗暗较量,在几百米约40度的高山坡上,精心设计,精心施工,依山就势,高下叠置,从沟到顶,多达九层,其造型不同,风格殊异。

李家山村的建筑均以水磨砖对缝砌筑,砖、木、石雕及精美匾额比比皆是。建筑形式多以砖拱顶(窑洞)明柱厦檐四合院为主,且依山坐楼。侧房、马棚多为一泼水和双泼水硬山顶瓦房。街道高高低低,用条石砌楼,用块石铺面。水路布局合理,沟心卷洞,送出村外。

现在李家山村大小小有百十来院,400多孔(间)住舍,居住着220多户人家,760多口人。西面清代建筑群,多为李姓居住,虽有一些破破烂烂,却还基本保存完好。凤的左翼沟里,依然还称旧村或小村,住着陈、崔两姓人家,他们说在李姓迁来之前,这儿叫陈家湾。

小村和大村相比,建筑风格完全是两个天地。小村至今还有人住着“一柱香”独门

独窗土窑洞,有人说他们还是过着原始穴居生活,那就住房而言,一点儿也不是夸张。另外村子里多以土窑接口子,石拱窑洞,砖瓦建筑是很少见的。

李家山村民居的形态在八种以上,这些无论豪华的清代建筑群,还是穴居生活的土窑洞,无不附着中华民族的灵魂,它确系民族的东西。正如专家们说,这儿的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,它蕴藏着黄土民情风俗和丰厚的黄河文化。

该村有《走西口》现场演示剧场,有一个老头拉着毛驴,让媳妇骑着驴儿,唱着情歌走西口,特别风趣,来自湖南等地的女游客纷纷装扮拍照留影。

还有许多导游讲述着李家山“麒麟送子”的故事。据说有一家财主家牛生下麒麟,妻子生下儿子,牛生下麒麟吃铁咬钢,人们将这一怪物打死,结果生下的儿子也死了。当日晚上,人们将麒麟埋在河滩,夜发了洪水,堆积起百亩良田,这个河滩叫了个麒麟滩。还有导游讲述着古建筑大门的讲究,门上有门当户对标志,门额上方有大象、龙头、凤凰尾巴形状的木结构,表示龙凤呈祥、万象更新、吉祥如意。财主家的门槛特别高,意思是有钱人家的门难进!

该村有麒麟送子砖雕、“万”字砖雕图、莲花砖雕图案,表示麒麟给主家送子,万事如意,荷花出污泥而不染,清洁廉政。大门上方有八块方形天花板,表示八方来财。西财主家十字路口呈大型“X”形状路线,表示武将拜插双铜,特别引人注目。

李家山一游,不虚此行,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,风景迷人,难怪游人众多。



清寒冬日,天地简静。当北风把树木变得一贫如洗的时候,不离不弃的就是鸟窝了。

喜欢风,风吹枝叶摇,风吹小草动,顷刻间静变为动。四季中的风有着最直白的名字,比如春风、夏风、秋风,只有冬天的风称为寒风。春风吹绿江南岸,秋风吹黄遍地金,夏风习习好凉爽,寒风吹来冰雪至。

冬天来了,草木凋零,寒风凛冽,那种冷仿佛一下子就渗进了骨头里,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。叶落时,我不止一次地站在树下仰视枝头,心想要不是那场大雪,也许很多树叶还红在枝头、黄在枝头或者绿在枝头。可是,谁又能阻止一场大雪的降临呢!冬天来了,雪也就来了,没有谁能阻挡它们前行的步伐。

叶子老了,就会变得枯黄,柳树也是这样,它们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绿,不到最后时刻绝不会放弃自己的阵地。即使冬天已经入住北方,站稳了脚跟,可还是有那么一些柳树仍然待在了枝头。作为一种常见的树木,一直以来,柳树在我的印象中是柔弱而又纤细的。春天它们早早发芽,嫩嫩的绿叶开得满树都是,好看极了。此情此景,吟诵一首《望江南》,也别有一番韵味:“湖上柳,烟里不胜垂。宿露洗开明媚眼,东风揉弄好腰肢。烟雨更相宜。环曲岸,阴覆画桥低。线拂行人春晚后,絮飞晴雪暖风时,幽意更依依。”

可是,到了冬天,你会发现,最后一个谢幕的还是柳树。长长的柳枝依然低垂着,哪怕在寒冬的某一天,再也看不到一片叶子,就那么光秃秃的,依然保持着美的姿态。

在北方,越是阔大的树叶,凋落得越早。最先落下的除了白杨的叶子,还有梧桐树和核桃树的叶子,越是细小的叶子越落在后头。可是只要你仔细观察,就会看到树下的叶子还没有腐烂,枝头的希望却早已萌发了。你会发现,树木没有闲着,更没有退缩。它们昂首挺立在寒风中,不屈服,不畏惧,不逃避,全力以赴为着它们的生命而抗争。

在严酷的季节,生命完成了它无声而壮丽的交接。有了这个发现,你会觉得树木是那么可爱,那么坚强,那么令人感动,历经风霜严寒,却还是不管不顾、勇往直前地走向春天。

冬天的树木是幸福的,因为它们的心头孕育着春天,孕育着生命的花朵和梦想。

冬日里的树

□ 郭雪萍



天?两天?三天?可分明年关将至,母亲又爬了起来,她想摸索着适应新的生活,看着母亲笨拙的样子,泪肆无忌惮地流。再也不用担心母亲会看到我们难过的样子。可母亲分明感到了家里每个人的伤心。这下母亲反倒劝开我们了:“有你爹,有你们,一样活,死不了。”可我分明听出了母亲说这话时的底气不足。母亲也彻底意识到了她世界的黑暗。至此,她很平淡,平淡到让人不由不心生敬意。母亲每日听电视,听晋剧,用以打发她无尽的漫漫长夜。白天依旧摸索着起床,摸索着把家里擦一遍,用以证明她还不是一个纯粹的废人。

2010年的夏天,母亲精神大不如前,住了近一个多月院,但并发症还是不可遏制地损毁着她的各脏器。回家后,需插尿管,足也溃破,尽管采取了诸多措施,但还是无济于事。爹说,母亲走得那天早上,比平日多吃了几口蛋,多喝了口奶,许是用以安慰焦虑的父亲吧!然后母亲选了一个静静的午后,儿女不在,老公不在,只有无尽的疼痛伴随着她。她静静地走了!把自己永远定格在了还很年轻的62岁!

母亲走了整十年,我总想,要是母亲现在还活着是个什么样儿?儿女们生活都很好,肯定会把母亲照顾得也很好吧!可于母亲来说这个世界到底值不值得,煎熬,值不值得留恋,我并没有权利代替母亲下断语。母亲固执地认为失了光明那就失了赖以活下去的倚仗。所以她静静地走了。走时她或许想再看一眼她所爱的家,所爱的人,可于她竟是奢侈之举。

我在这十年间,几次欲提笔留作纪念,终是不忍回望。想等到思念淡些,再淡些再动笔,可今天忆起仍清晰!思念更绵长!

谨以此文纪念我的,一生多病的,平凡又不服输的,要面子的,总让人不可理喻的,又时时让人敬佩的母亲!

每忆母亲总潸然

□ 冯利花



母亲于二〇一〇年农历十月十二日午饭后悄悄地走了。据父亲说他就院窗根下,但竟没听到屋里丝毫一点声音。也无一个孩儿在身边,所以母亲具体几点几分走得一直未知,所以一直也只能用“静静地”三个字作为描述。

十年来,我总猜测母亲走时的样子,一想到泪就总想流。或许她也想喊一下父亲,或许她疼痛得连呻吟的力气也没有,更或者她就是想“不惊扰”,只这样静静地离开,用以诠释她至死也不服输的性格。

是的,印象中的母亲总是不一般。父亲干公安工作很忙,家里很多事都靠母亲扛,盖平房,母亲一个人做三十多人的饭,鸡,猪,爷爷,孩子们悉数照顾得妥妥帖帖。那时候我就认定母亲是特殊材质制成的,要不何以母亲身子骨那么消瘦,总是一刻不歇还是一副精神头十足的样儿?母亲总说“活成个人啥事遇不到?”母亲总是有病痛,但别人总也看不出她哪里不舒服,因她从没把自己当过一会儿病人。她总是传递给我们一种无形的力量,好像遇事扛扛就会过去。虽然我不很同意她的“扛”。

母亲四十几岁那几年头总疼,招架不住时一开始吃去痛片,不顶事了改脑宁,也不

顶事了,就用上她的秘诀“扛”。可事情远没有如此简单,急诊汾阳医院被查出严重青光眼,需立刻手术,可术后伤口却迟迟不愈,再查又是糖尿病搞的鬼。可九十年代中后期,糖尿病这个概念还不是很普遍,对母亲来说,她觉得能吃,能喝,能动的这叫什么病?母亲很爱面子,生个病也怕人笑话,不想让人看到她病怏怏的样子。而这种病丝毫不影响她把家里家外收拾得妥妥帖帖,这是令她最舒心的。大家提醒她按时吃药,打针,母亲嘴里应承得好,可忙起来就一点规律没有,忘吃药打针也是常有的事,这无疑又为日后埋下了祸根。

其实“扛”也只是母亲个人的专利,如果家里无论谁有个风吹草动的,母亲那个心急样儿。我如何能忘了我得肺结核的那段日子,二十几岁的人,三四个月的时间,被母亲当小孩儿一样日夜精心守护,变着花样儿做我想吃的,能吃得下的,变着样儿地劝我开心。即便如此,那段日子我总想发脾气,而发泄对象直指母亲。可母亲并无异样,权当自己是瞎子,聋子,该怎么照顾我还怎么照顾,那段日子我实实在在把自己当成了病人,全然忘记了糖尿病已日趋严重的母亲,更需要被提醒按时打针吃药。母亲的并发症日复一日地加重,即便如此,只要天一亮,她必照常起床,虽然已不像先前有精神,但她还是该干嘛干嘛,在孩子们名下母亲总不嫌麻烦,无论我们哪一个去家,她都得让我们吃得熨帖,从不在吃饭上给我们将就,如果我们说一句,瞎吃点吧,她立刻生气,常说得一句话是,“活成个人,啥也怕麻烦?”而她自己一个人时也是偷懒瞎对付的。

在2009年腊月二十二那天,母亲左等右等也等不来天亮,她说那个夜好漫长。却不想她的天从此再也亮不起来了,母亲完全失明了。老天没给她留哪怕一丁点亮光。这个白天,母亲当黑夜躺了一天,对于生来闲不住的母亲来说,她还怎么忙活?对于要强更要面子的她来说,她注定再装不成无病的样子。这让母亲怎么受得了?她哭了一

